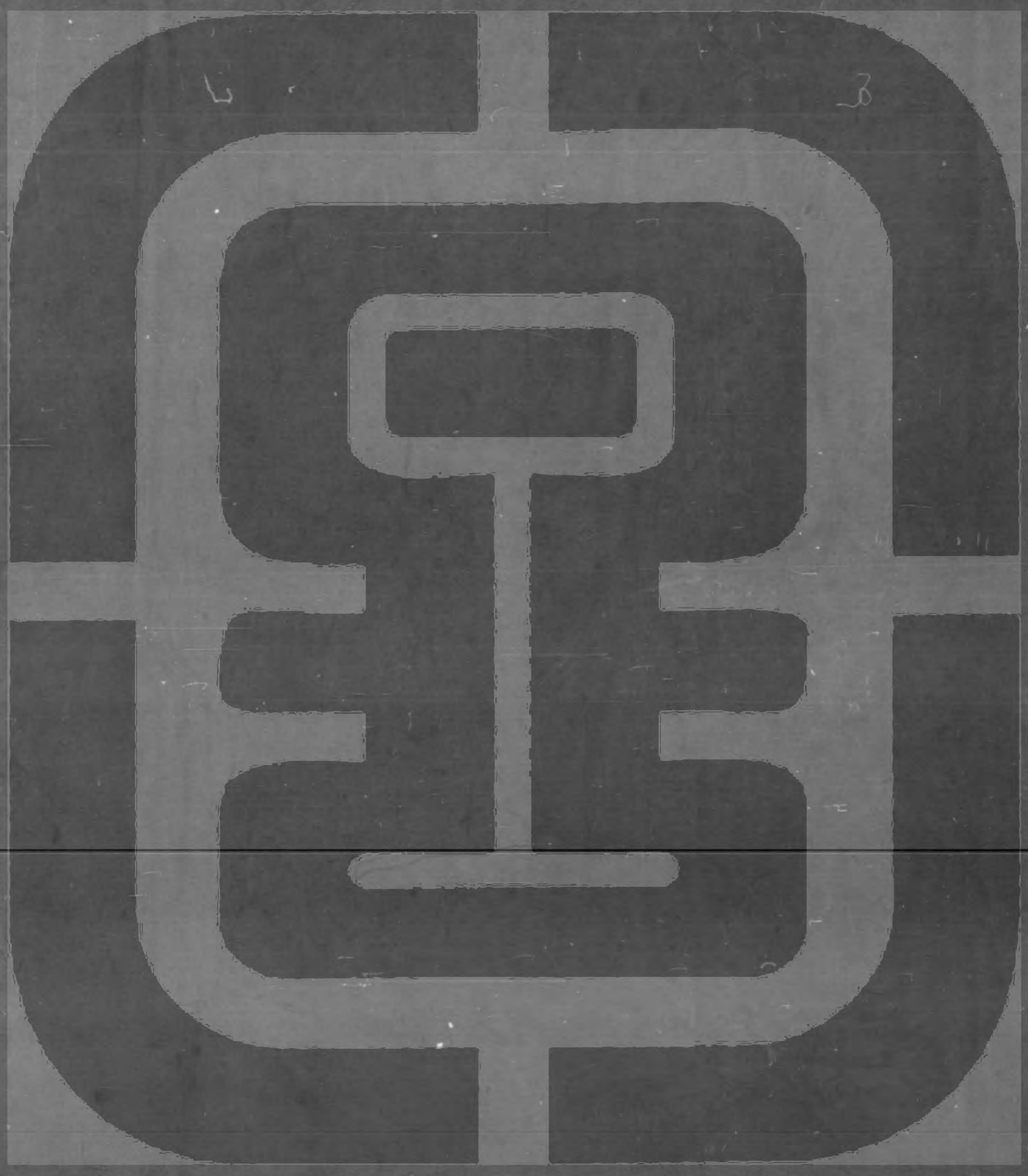


新刊韻語陽秋序

昔孔子修春秋以寓褒貶及刪詩為三百篇其間之作非美則刺美之者固所以褒之刺之者固所以貶之詩与春秋一也自漢魏而降詩人率以

湛山阿藏

三百篇爲宗惟唐杜子美之
詩人目之爲史之云者非以
其能紀時事而褒貶寓耶
子美之外作者不一其寄興
非不遠也其吐詞非不麗也
其篇什非不侈且盛也而可
目以史則不多見焉故予嘗
論之君子之言唯其是耳
以者何理而已矣使吾言當
理誦之人之傳之天下無不可
者不然吾固議人能免人之不
吾議耶此宋吏部侍郎爲

以韻語陽秋之所由作也詩之
有話莫盛於宋然求其言出
胷臆卓有定見如是書之
富者詩人以來未之有也蓋
以在當時歷官侍從學識
聞見號爲淵博故其爲書論
辨嚴整據證精切是之謂之
來者謂乎古人而人物之臧否
時代之隆汙古今之事變亦注
因之以見不但詩家之當寶也
昔人謂詩話必具史筆予少疑
甚迂論逮乎覽誦寖廣始知

詩必貴乎勸懲而後之論者又將勸懲乎詩人使讀之者凜乎可畏而不敢輕肆其言如是書是亟雖謂之史亦奚過哉江陰葛君允夷續文好古嘗藏錄本刻之以傳而屬予為之序

正德丁卯七月之望承德郎南京兵部主事句吳都穆序

韻語陽秋序

隆興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貽書謂余叙之會余以病未暇也明年常之卒乾道改元三月九日夜夢常之如平生既寤愴念疇昔汝然流涕乃題其首而歸其書於其孤曰詩三百篇上而公卿大夫歌於朝廷薦於郊廟下而小夫賤隷詠於閭閻樹播於田野莫不傳焉達者以理昧者以情皆成於自然者也文從字順宜乎無得而議矣至其不可通則猶當以意逆志理與情者志所寓也苟通矣辭為可略詩亡之後作者蓋寡將即其辭

而求其志之所在義之當否則思之何可以不熟講之何可以不詳而責之何可以不恕哉然去古益遠學者之蔽甚多且因物以索句因句以命題以至賡和之習盛則又因韻以造語因語以命意言之支離體之骫骳情之抑鬱理之乖悖凡以此也今欲求風雅之正探本而遺末讀常之之書庶乎進於是哉常之傳家學故其原深貫群書故其論辯稟秀質故其辭華既嘗登禁掖代王言矣天不使之從容從官之內賦雲漢常武以贊中興頌清廟思文以揚先烈流落江湖之上而見於遺文者如此此有識所屢歎非余獨爲之深惜也常之葛氏清孝之孫文康之子予先夫人之從姪也八月十二日敷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致仕武夷徐　林　叙

韓愈疑石鼓之篇不入於詩而杜子美之詩世或稱為詩史夫以詩三百篇皆出聖人之手其不合於禮義者固已删而弗取豈容致疑其間子美詩雖比物叙事號為精確然其憂喜怨懟感激憤歎之際亦豈容無溢言余以是知觀古人文辭者必先質其事而揆之以語言與事乖事與理違則雖記言之史如書之武成或謂不可盡信質於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則雖閭巷之談童稚之謠或足傳信於後世而況文士之辞章哉　吏部侍郎蒼公博極群書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嘗著韻語陽秋廿

一卷自漢魏以来詩人篇詠咸參稽抉摘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言質事揆理而唯當之為貴至於有益名教若悖理傷道者則反覆評論折衷取予以示勸戒振六義於古詩既亡之後發奥賾於靈均未覩之先又豈若世之評詩者徒揣其句語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於月露風雲花木虫魚形狀之間而已哉公既歿或請其書鏤板以傳世輒掇其大旨書於篇末使覽者得詳焉乾道二年八月既望右朝請郎行祕書省校書郎兼權戶部員外郎沈洵題

懶真子既上宜春之印歸休於吳興泛金溪上我先人之弊廬歸愚識夷塗游宦泯捷徑湛然胷次不掛一絲而多生習氣尚牽蠹簡雖不能如毛萇鄭康成泥虫魚之注又不能如虞卿李德裕著窮愁之書未諳王氏之青箱懶問董生之朱墨獨喜讀古今人韻語披味紬繹每畢景忘倦凡詩人句義當否若論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若背理傷道者皆為說以示勸戒書成號韻語陽秋昔晉人褚裒為皮裏陽秋言口絶臧否而心存涇渭余之為是也其深愧於斯人哉若孫

威檀道鴦鄧粲各有晉陽秋是皆不畏人既天刑
率意而作如昌黎公所云者也余也非唯不敢亦
不暇隆興甲申中元冊陽葛立方書

韻語陽秋卷第一

冊陽 葛立方 常之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
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
為恠恠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
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
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
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
於臭無臺月無膜爾臭無臺片將曷運目無膜篦
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美人球不琢者欽靈運詩如

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心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
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
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
古今以為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為工哉東坡跋李
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
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劌目
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晚岡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
紫燕自超詣翠駮誰翩翩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
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芩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

則陶謝不足進矣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
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
今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
言到平淡處甚難也四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
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
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
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招
飲詩云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懷詩云愁眼
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

烏还飛月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勝王亭子云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声言人情對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蓋無東吳也王維云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矣

杜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清門則知老杜於當時已為詩人所欽伏如此殘膏賸馥霑丐後代宜哉故微之云詩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噴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涯去高飛恨久陰江閣卧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潞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罍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劒竟何及撫墳徒自

傷李太白詩亦時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歷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於洪州詩云沙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危帆進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秘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梅聖俞五字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處甚多如碧瀾亭詩云危樓喧晚鼓驚鷺起寒汀初見淮山云朝來汴口望喜見淮上山送俞駕部云何時鷁舟上遠見爐峰迎送張子野云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和王尉云度鴈不曾下新文誰寄評登寢詩云及爾寂無慮始知機盡空如此者不可勝舉詩家謂之十字格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老杜亦時有此格放舡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對雨云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江月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

杜甫客夜詩云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

泛江詩云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肖二字含蓄甚佳故杜兩言之與淵明所謂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同意

退之贈崔立之前後各一篇皆譏其詩文易得前詩曰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後詩曰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二詩皆數十韻豈非欲衒博於易語之人乎前詩曰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筍後詩曰每句遺我書竟歲無差池有以知崔於韓情義之篤如此也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為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弦膠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夏集

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还百代勞起伏多士
成大業群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為後人之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麄太切則失之
俗如江西詩杜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
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
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
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豎子至云相黎且綴碧梅
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
如雜蓋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
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學詩
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国秋生動
地風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
前更謝依劉客雪後空懷訪戴人和杜侍御云因
過石城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劉又送林處士云
鏡中非訪戴劍外欲依劉寄三州守云花深雅榻
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兗人陪崔公讌又云賓館盡
開徐稚榻客帆空戀李膺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
野蜜尋麝采生香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蜜岩柏
麝留香松江詩云晚色千帆落林声一鴈飛深春

詩云故里千帆外深春一鴈飛又寄盧郎中并贈
閑師皆以庾樓對蕭寺見於其它篇詠以楊柳對
蕭葭以楊子渡對越王臺者甚多蓋其源不長其
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渺宜哉杜甫云讀
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自讀書始
常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
逕之外如遊溪詩野水烟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
詩春水不生烟荒崗鶴翳石詠声詩萬物自生聽
太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吳衛森畫戟燕寢
凝清香哉故白樂天云常蘇州五言詩高雅閑淡

自成一家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却
常即五字詩
孟郊詩楚山相蔽厨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拏此
磷磷溪大行橫偃春百里芳崔嵬等句皆造語工
新無一點俗韻然其他篇章似此處絶少也李觀
評其詩云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觀二謝許之亦
太甚矣東坡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食
蟛蜞竟日嚼空螯貶之亦太甚矣
太平廣記載宋之問於靈寺夜吟詩未就聞有人云
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莫知何人人有

識之者此駱賓王也是時賓王與徐敬業俱隱名
同逃已暮年矣而集中有江南送之問詩云秋江
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充
州餞之問詩云淮陽泗水壯梁甫汶陽東別路青
驪遠離尊綠蟻空其相習如此不應暮年相遇於
靈隱寺云不相識也蓋是賓王逃難之時之問不
欲顯其姓名爾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內好用一字相疊然荀鶴多
用於前後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荀鶴詩云
文星漸見射合星非謂朱門謁孔門常仰門風維
國風忽地晴天作雨天猶把中才謁上才皆用於
散聯鄭谷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潸然是偶然身
為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杓塵芸閣辭禪
閣却訪支郎是老即誰知野性非天性不知權門
扣道門皆用於對聯也
梅聖俞早有詩名故士能詩者往往寫卷投擲以質
其是非梅各有報章未嘗輕許之也讀黃萃詩卷
則云鳳凰養雛飛未高雞鶩成群翅終短讀蕭湍
詩卷則云野雉五色且非鳳知時善鳴雞若何讀
孫且言詩卷則云汲井欲到深磨鑑欲盡塵讀張

令詩卷則云讀之不敢倦十未能一曉讀卲不疑詩卷則曰既觀坐長嘆復想李杜韓皆因其短而教誨之也東坡喜奬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拯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奬者亦踊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為高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荅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荅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

效一官全為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兄北疫十月山行氷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上人相對閑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於媲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槩舉也

韓愈以瀑布為天紳所謂懸瀑垂天紳是也孟郊以簷溜為天紳所謂簷溜擲天紳是也東坡次韻王定國倅潁詩亦有餘波猶足挂天紳之句

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

為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而興益遠九天宮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為五言句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絶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窓等詩餘三篇用其詩略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絶天邊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顔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顔樂天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莽莽歲時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莽莽歲晏物皆復本原夢飲飢人多夢飡春來夢何處令眼到東川山谷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令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歸叟詩話載鼾睡詩一篇以為韓退之遺文其實非也所謂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鉄佛聞皺眉右人戰搖腿等句皆不成語言而厚誣退之不亦寃乎歐永叔有謝人送枕簟詩因及喜睡其曰少壯

喘息人莫聽中年臭齏充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
竈婦驚窺疑釜鳴與前詩不侔矣
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
工於說飢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自濡耳染莫非
富貴則其詩章雖欲不富貴得乎故岐公之詩當
時有至寶冊之喻如響藏發函金作界仙醪傳羽
玉為臺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
甚多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
名玉篆牌晏元獻云太乞兒相若諳富貴者不爾
道也元獻詩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
風此自然有富貴氣吾曾伯祖侍郎謙宮雖起
寒微而論富貴若固有之嘗有詩云翩翩燕子朱
門靜狼籍梨花小院閑又云西樓月上簾簾靜後
苑花開院院香其視晏公真不愧矣若孟郊借車
載家具家具少於車陶潛敝襟不掩肘黎羹常乏
斟杜甫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皆巧於說貧者
也
歐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羨梅聖俞詩者十幾四五稱
之甚者如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又
云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又云少低筆力容我

和無便難追韻高絶又云嗟哉我豈能知子論詩
潁子能指迷聖俞詩佳處固多然非歐公標牓之
重詩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歐公後有詩云梅
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而聖俞贈滁州謝判官詩
亦云吾詩固少愛獨爾太守知皆言識之者鮮矣
張芸叟評其詩云如深山道人草衣捆屨王公大
人見之屈膝

蔡君謨娶余祖姑清源君而赴漳南幕余曾祖通議
嘗贈之詩曰藻思舊傳青管夢搭科新試碧雞才
午依仲寶蓮花幕更下温郎玉鏡臺可謂佳句矣

韓退之送陸暢詩云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
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群鳴鶯桂樹間觀者何繽紛
此二詩事相類而語皆奇也

韻語陽秋卷第二

冊陽葛立方常之

荆公嘗有詩曰功謝蕭規懃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或謂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有來處若恩字未見有出也荆公荅曰韓集闔雞聯句則孟郊云受恩懃始隗則知荆公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田豈護田亦有所出耶有好事者謂余言一日有人面稱公詩謂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以為的對公咲曰伊但知柳對桑

為的對然庚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余謂荆公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事者之說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錢起送屈突司馬詩云星飛麗統驥箭發魯連書人多稱其工余恨麗統驥出處無星字而魯連書有箭字也趙給事中晚歸不遇詩忽看童子掃花處始愧夕郎顯鳳來前句不用事後句用二事皆非律也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珝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珝所作者余初未知其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早入中書一篇云不意雲霄能自致空驚鴛鷺忽相隨臘雪新晴栢子殿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貧外雪晴早朝云紫微晴雪帶恩光遶仗偏隨鴛鷺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二詩皆珝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登彭祖樓一詩而薛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萬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裡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

不高故不能參少陵逸步後之學詩者倘或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連齊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少蘊云沈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怜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聽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倘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餘鬢喜却變白問生黑絲高適觀陳十六史碑則曰我來觀雅裂慷慨變毛髮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未曉也王贄嘗稱之曰鏤肌滌骨氷瑩霞綃青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芬葩苦不癯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郃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蓋於常花其鳴也靈鼉於衆響觀其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踰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真兒童語也寄喻鳧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喻坦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喻鳧又云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湖

心寺中島云雪折停猿樹花戴浴鶴泉而寄越上
人又云窓接停猿樹嵓飛浴鶴泉于使君詩云月
中倚棹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而送伍秀才詩
又云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春觀其語
言重複如此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
城雨翳鍾白猿垂樹窓邊月紅鯉驚鈎竹外溪義
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
李長吉云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謝如梧蘭至
二十七而卒陳無己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
能幾何遥知暮夜促更覺後生多至四十九而卒

語意不祥如此豈神明者先授之耶
逗緜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為平側
所牽則為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淤寥為寥淤是為
平側所牽秋風生桂枝詩所謂寥淤工夫大是也
又以沈瀾為瀾沈是為韻所牽哭孫貧外詩所謂
故侯何在波瀾沈是也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
書卷時能點客衣似譏當時閹人用事於人君之
前不能主張文儒而乃如青蠅之點素也說者乃
謂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豈不誤哉羅隱竊取其

意乃曰不思曾腐草便擬倚孤光君道通文翰事
公肯長其視前作愧矣
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瑣碎金瑣碎者
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
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
作詩正欲如此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
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
云縔成白髮三千丈刘禹錫云遥望洞庭湖翠水
白銀盤裡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
面銀山堆裡看青山孔稚圭山芎歌云山虛鍾聲
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響莞絃盧仝詩云草石是
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學
詩者不可不知此
魯直謂陳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
之可擬哉客有謂余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
甫語爾杜云昨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
同歸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
云古人去已遠後山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
鼓角悲後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

後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云秋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追隨杜云文章千古後後山則曰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則曰乾坤着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曰寒城着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云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余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罍洗者用語相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以足病公

五代史補載羅隱題牡丹云

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曹唐曰此乃詠子女障子爾隱曰狂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要王母詩曰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南史載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荅曰莊始知隔千里弓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月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典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苦古人遠今見斯人古顯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樓

烏明灯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為馬悞矣

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鱠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送李九赴越云鏡水若所憶蓴菜子舊便人以為疑余考地理志漢吳縣隸今會稽郡則以鱸魚作越上亦無傷也

山谷詩多用稻田衲亦云田衣王摩詰詩云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又云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豈用是耶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甚妙而殆非悠悠者可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如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魯直酷愛陳無已詩而東坡亦不深許魯直為無已揚譽無所不至而無已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耶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

矣老杜萬苣詩云兩旬不甲折空惜埋泥滓野蒐迷汝來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為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以言詩矣

張籍韓愈高第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篇大尊李杜而未章有顧語地上友經營何太忙之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半塗喜開鑿泝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之句醉贈張徹有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群之句則知籍有意於慕大而實無可取者也及取其集而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鳥悲送海客詩云入国自献寶逢人多贈珠紫掖發章行青闈更詠歌如此之類皆駢句也至於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牒秖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於樂府則稍超矣姚鉉嘗稱之曰妙絶江南曲淒涼怨女詩白太傅嘗稱之曰尤攻

樂府詞舉代少甚倫由是論之則人士所稱者非以詩也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

富豔爾夏英公和上元觀灯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瑣通宵啓玉京冊冊遊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声寶坊月皎龍灯淡紫館風微鶴燄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盈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双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来鎬京春酒霑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材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一人之手蓋格律當如是也

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鷗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胡文公云春暖仙蕚初霏靡日斜芝蓋尚徘徊鄭毅夫水光翠繞九重殿花氣濃薰萬壽杯皆典實富豔有餘若作清癯平淡之語終不近爾

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宵一夕斗標東瀲灩晨曦照九重和氣薰風摩蓋壤競消金甲事春農鄧温伯云晨曦瀲灩上簾櫳金屋熙熙歌吹中桃臉似知宮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

蔣頴叔云昧旦求衣向曉雞蓬萊仗日下將西花
添漏皷三声遠栁映春旗一色齊梁君眺詩云東
方和氣斗回杓龍角中星轉紫霄聖主問安天未
曉求衣親護玉宸朝皆佳作也余觀鄭毅夫新春
詞四首其一云春色應隨步輦還珠旒玉几照龍
顏紫雲殿下朝元罷便領東風到世間其二云春
風細拂綠波長初過層城渡建章草色未迎雕輦
翠柳稍先學赭衣黃其三云晴暉散入鳳凰樓一
行朱簾不下鈎漢殿闘簪双彩燕併和春色上釵
頭其四云小池春破玉玲瓏声觸簾鈎漸好風閑

繞闌干搖花樹春痕已著半梢紅觀此四詩與帖
子格調何異豈久於翰苑而筆端自然習熟耶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揚文公與王
禹玉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絶相類謂之
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為豐富藻麗不作枯瘠
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
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
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鎮彌堅而酌不竭使學
者少窺其一班若滌腸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詩有
得於義山者為多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

如雪意未成雲着地秋声不斷鴈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溪戍未破氷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紀之於談苑且曰二公之詩學者爭慕得其格者蔚為佳詠可謂知所宗矣文公鑽仰義山於前涵泳鐵劉於後則其體製相同無足怪者小說載優人有以義山為戲者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為館中諸學士搏扑去矣人以為笑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北上篇延之受詔即成靈運久而方就梁元帝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眺雖有遲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

米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陣奪住山川長瀾四溢魚龍淵衆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愁寒烟栖雲閣云雲出救世旱澤浹雲尋歸入石了不見豊功已如遺龍騫蒼復起挽石明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何當栖如此二詩殆出翰墨畦逕之表蓋自邁往淩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也

余襄公靖嘗在契丹作胡語詩云夜筵沒邏臣拜洗
兩朝厥荷情幹勒微臣雅魯祝君統聖壽鉄擺俱
可咸沒邏言後盛拜洗言受賜厥荷言通好幹勒
言厚重鉄擺言嵩高也洸存中筆談載刁約使契
丹戲為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行三匹
裂密賜十貔狸移離畢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執
衣防閤人匹裂小木罌貔狸邦如鼠而大狄人以
為珎饌二詩可作對故表而出之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過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
昔人言聲思棄思杼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
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李棨詩思在灞才
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
謂思者豈尋常只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
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
壒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無幾矣小說載謝無逸
問潘大臨云近日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
思昨日捉筆得淵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
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敗
易也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擲瓢酌天漿魏道

輔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拎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獨未讀送無本詩爾其曰吾嘗示之雖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衆鬼因大幽下覷襲元竊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覷衆鬼之竊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為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

孟郊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声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是窮蹙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覊天地闊與二子殆霄壤矣青箱雜記載李太伯一絶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

韻語陽秋卷第二

韻語陽秋三卷

丹陽葛立方常之

元白齊名有自來矣元微之篤白詩於閬州西寺白樂天篤元詩百篇合為屏風更相傾慕如此而樂天必言微之詩得已格律頻進所謂每被老元偷格律是也然微之江陵放言與送客嶺南詩樂天皆擬其作何耶東坡嘗效山谷体作江字韻詩山谷謂坡收斂光芒入此窘步余於樂天亦云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綉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寄岑參詩

云意愜閑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
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贈盧琚詩曰藻翰唯牽率
湖山合動揺贈陳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独
老成寄李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
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視
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哉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
偶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
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国多荆榛則知
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
人嗟不見漢選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
不取建安七子而杜独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
韻固不足取而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
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乎
賈島携新文詣韓愈云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
得西北風身頓變蓬草可見急於求師愈贈詩云
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来尋吾何能無味嗜昌
歜可見謙於授業此皆島未儒服之時也洎愈教
島為文遂弃浮屠李舉進士撫言載島初赴名場
於驢上吟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

吏部呵喝而不覺泊擁至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游詩府致衝大官愈曰作敲字佳矣是時島識韓已久矣使未相識愈豈肯教其作敲字耶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為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聊搖尾皇恩寬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同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為客多之實也

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為與李太白無異所謂蠲玉雙飛水滿塘蒲深處浴鴛鴦是也既為前輩所賞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一篇豈若直尚惡其少作耶所謂呼兒極浦下笭箵社鵝欲熟浮蛆香輕蓑漸瀝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如此等句前清江曲似未到也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為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

鬻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李義山集中亦載此詩未知果何人所作也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況丁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圍城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戀金釵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文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親見其遺藁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託而作李白在獄中作詩上崔相云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猶有所訴而作是皆出於不得已者劉長卿在獄中非有所託訴也而作詩云斗間誰與看寃氣盆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志已怜成白髮餘生猶待發青春一詩云洽長空得罪夷甫不言錢又有獄

中見畫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絏之苦不能易雕
章繢句之樂歟
黄庶字亞夫嘗有怪石一絶傳於世云山鬼水怪着
薜荔天禄辟邪眠莓苔鈎簾坐對心語也曾見漢
家池館来人士膾炙以為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
見嘗有池上怪石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
江秋水骨先生應是壓風雷着向池邊塞龍窟我
来池上傾酒尊半酣書破青烟痕參差翠縷攤不
落筆頭驚怪黏秋雲我聞吴中項容水墨肴高價
邀得將来倚松下鋪却雙繒直道難掉首空歸不

成畫二詩殆未易甲乙也
杜子美詩喜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
精文選理休覓綵衣（歷生本）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
文選是也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尤見輕重分别
本以賜金城書絹素以屬裴行儉是也外史禱杭
載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
免學淪謝嘲風弄月汚人行止鄭兄之言盡欲先
德行而後文藝亦不為無理也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
里門遇盜斃於墻下許孟容謂國相横尸而盜不

得為朝廷耻遂下詔募捕竟得始得張晏者王承
宗所遣訾珎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錡之
必反已而錡果反就誅由是諸鎮桀驁者皆不自
安以致於是劉夢得有代靜安佳人怨詩云寶馬
鳴珂踏曉塵魚文七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
昨夜畫堂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
指望高臺墻東便有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余
考夢得為司馬時朝廷欲澡濯補郡而元衡執政
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託於靜安佳人其傷
之也乃所以快之歟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
也非度之功不足以當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
發度之功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浸父之功訟之於
朝憲宗使段文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寶康瓠何
異哉李義山詩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鼇蟠
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譏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
尺拽碑倒麗砂大石相摩滄公之斯文若元氣先
時已入人肝脾愈書愬白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
將自文成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取元濟
以獻與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巷祈

淩辰破關等語豈不相萬萬哉東坡先生謫官過舊驛壁間見有人題一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膾炙世間誰數段文昌坡喜而誦之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所諸侯忠者懷強者畏九鼎廷湊皆不敢樂勲烈之盛一時無與比有者唯李義山指為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為聖臣則一謂裴度為聖相其可哉

李翔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翔有縣君好塼渠一詩并傳燈録載荅藥山一偈湜秪有浯溪留題一篇而已

劉义愛金使酒不拘細行士類鄙之史載义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爾不若與劉君為壽是愛金者又載少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是使酒者而其集有烈士詠云烈士或愛金愛金不為貧義死天亦許利生天亦嗔明為輕薄兒使酒殺平人豈义自以為烈士耶

劉又詩酷似玉川子而傳於世者二十七篇而已氷柱雪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於正也氷柱詩云不為四時雨徒於道路成泥祖不為九江浪徒能汨沒天之涯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胥玉載載欲何之祕藏深宮以禦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於時與玉川月蝕詩稍相類

東坡拈出陶淵明談理之詩前後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蓋摛章繪句嘲弄風月雖工亦何補若覩道者出語自然超諧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山谷嘗跋淵明詩卷云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又嘗論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特是以論淵明詩亦可以見其關鍵也

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遊戲於烟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

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疎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騏驥長鳴詩云逐逐懷良駿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詩云夭桃花正發穠李蕊方繁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

詩人比雨如絲如膏之類甚多至為此恐未盡其形似念昔遊云雲門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脚長曾奉郊宮為近侍分明攫攫羽林鎗大雨行云四面崩騰王京仗萬里橫亙羽林鎗豈去國淒斷之情不能忘雞翹豹尾中耶

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荊南見寄詩兩篇一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續以簾卷青山巫峽雨煙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劍挂坐嘯風清塞謝眺題詩月滿樓一云金貂曾掩故人淚麗句初傳明月樓皆續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蛾愁人訝其太同余謂乃元擬刪潤之本集中兩存之爾當以前篇為正後篇誠未工也

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
神為詩者始見於沈烱山谷亦嘗效為之余交入
莫之用其相戲嘗以辨舌說賊脫百人於死意其
後必昌而之用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
余嘗以此格作詩贈之云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
牛衣有餘煨起來敗絮擁懸鶉誰羨龍鬚織來穀
踏翻萊園底用羊從它春雷吼枯腸擊鍾烹鼎莫
渠愛小苦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穆帶鼠米占
來身漸泰吉雲神馬日匝三樗蒲肯作猪奴態虎
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宜奢丹竈功成無羅

兎玉函方秘緣青莞
仲長統云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
蓋取無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自後竊取其意者甚
多張志和則云太虛為室明月為燭王康琚則云
華條當闕屋翠葉代綺窓吳筠則云綠竹可充食
女蘿可代裙劉伶則云日月為裔牖八荒為庭衢
皆是意也李義山無題詩云春蚕到死絲方歇蠟
燭成灰淚始乾此又是一格今效此體為俚語小
詞傳於世者甚多不足道也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

絶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
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
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
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
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
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
斗作文之要也吾兄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
龜冠為獻坡受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
兆吁朋從生變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
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响嘍耳孫掬其製今君此

去寧復來欽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
見其親筆後坡歸宜興道由無錫洛社嘗至孫仲
益年在髫齔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對屬坡曰
試對看徐曰衡門維子璠璵器孫應声云翰苑神
仙錦綉腸坡撫其背曰真璠璵器也異日不凡二
事皆吾鄉人士所知敢輒記于此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百篇不
過述郊祀御試經筵輪苑朝見等事至於宮掖戲
劇之事則悉不得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
內侍王守澄之宗姪得宮中之事為詳如業上洗

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衆裏遥拋新橘子狂
前收得便承恩又云避脫昭儀不擲盧并邊含水
噴鸚鵡內中數日多呼喚寫得滕王蛺蝶圖如此
之類非守澄說似則建豈能知哉初守澄讀建宮
詞謂之曰宮掖之事而子昌言之儻得罪將奚贖
建與之詩云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
脫下御衣先賜着進來龍馬每教騎長承密旨歸
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當家親說向九重爭
遣外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花蘂夫人亦有宮
詞百篇如月頭叉給賞花錢浦殿宮人近數千遇

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之類亦可喜也
鄭子稍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
麝臍何堪夜來雪香色兩凄迷留友人詩云良友
閒何閟春事遽如許勞君下鷗沙一葉繫春渚昨
夢墮前世再見欣欷舞聊呼花底杯酒面點紅雨
狂歌謝貫珠清論雜揮麈驊騮未可歌妙句須君
吐觀此數語似粗知詩家畦逕學之不已必佳但
恐其中墮爾

韻語陽秋卷第三 終

韻語陽秋卷第四　　丹陽　葛立方　常之

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曉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尤愛綸文至詔張仲素訪其遺藁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舊篋藏雲乞新詩蒲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引水忽驚來蒲磵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湋端之詩也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鴈來者同湋宿旅舍之詩也風傾初上雪山對酒邊人者題苗發竹間亭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寄端

峒曉淖之詩也司空曉亦有送中孚詩云聽猿看
楚岫隨鴈到吳州耿淖寄曉云老醫迷舊疾朽藥
誤新方李端寄綸云熊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泉錢
起荅苗發龍池詩云暫別迎車雉還隨護法龍又
贈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諸人更唱
送和莫非佳句蓋草木臭味既同則金蘭契分彌
篤爾史載郭駿進官大集名士李端賦詩最工錢
起曰素為爾請以起姪別賦端立獻一章又工於
前起之妬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為可服也
古辭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

飛上天藁砧砧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
刀上鐶也破鏡言千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
釋之者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圍棊燒敗襖着
子故衣然陸龜蒙日休間嘗擬之陸云旦日思
雙履明時頟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
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藁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
格為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
東坡無題詩云蓮子擘開須見薏秋柳着盡更無
綦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匙是文與釋
並見於一句中與風人詩又小異矣

觀楚國先賢傳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
徧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及觀文選
所載璩百一篇略不及時事何耶又觀郭茂倩雜
體詩載百一詩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解
音律而以陌上桑為鳳將雛二篇傷翳桑二老無
以養妻子而已無宣孟之德可以賙其急三篇言
老人自知桑榆之景于酒自勞不肯為子孫積財
末篇即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風諫所謂苟
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翳躬不修懽安能慮死亡
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違
法布璩為爽長史切諫其失如此所謂百一者庶
幾百分有一補於爽也而爽卒不悟以及於誅或
謂以百言為一篇者以字數而言也或謂百者數
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者以士行
而言也然皆穿鑿之說何足論哉後何遜亦有擬
百一體所謂靈輒困桑下於陵拾李蟠其詩一百
十字恐出於或者之說然璩詩每篇字數各不同
第不過四十字爾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蟠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
雙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

云後牖有杇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
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載每礙碌自後用此體
作為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衡炫紅蘸湖行
暴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鋪心象簷楹溢艷陽皆
倣雙聲而為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
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涼生虜部伍苦
皆倣疊韻而為之者也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
疊韻如謝莊羊戎魏收崔巖輩戲謔談諧之語往
往載在史冊可得而攷焉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然郎豐敢望錢哉起必書遇雨詩云雲銜北曜起
雨拂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
遲羅官後云秋堂入閑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
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閑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
有如此句乎贈蓋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
隨竹影人家大底傍山嵐題王季友半日村剔業
云長溪南路當群岫半景東鄰照數家此何等語
余讀其詩盡秩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遠
甚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

原件短缺

如懷蘭江去懷人吏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
贈端師云窓間一榻篆煙碧門外四山秋藥紅等
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
亦不過煙雲草樹山川鷗鷺而已而徐師川作其
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
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蘇黃外處皆心得神解無乃
過乎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
生教誦荆公詩即今老犢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
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是
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多然終不近也荅長
贈孔毅甫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
骨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學杜甫而
得其皮骨者鮮矣又況其髓哉
李白月下獨酌詩云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而賈
島玩月詩亦云但愛杉倚月我倚杉爲三
唐竇常牟君羣庠羣兄弟五人四人擢進士獨羣客隱
毗陵因韋夏卿屋鳥始入仕皆詩人也牟晚從昭
義盧從史從史寖驕牟庶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
故其秋夕閒居詩云燕燕辭巢蟬蛻枝窮居積雨
壞藩籬羣嘗爲黔中觀察使故其詩云佩刀看日

曬賜馬傍江調言語多重譯盡觴每獨謠而鞏詩
中乃有自京師將赴黔南之作所謂風雨荊州二
月天問人初顧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
南有四千此詩疑鞏所作而誤寘鞏集中爾常歷
武陵夔江撫四州刺史所謂省春又過清明節筭
老重經癸巳年者將之武陵到松滋渡之所作也
庠詩不見其巡內一絕云愁雲漠漠草離離太液
鈎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
造句亦可謂秀整矣兄弟中獨鞏詩稍低又不得
舉進士而位反居上鞏有放魚詩云好去長江千

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為群而言乎[illegible]
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囁翁乃肯為是耶
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歷僧寺往往題詠如題僧
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却獻花莫道入禪房云殘
陽過遠水落葉滿疎鐘題金山寺云僧歸夜船月
龍出曉堂雲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孤山寺
云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滑空院落
花深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嵒楞伽當之惠山
善權潤之甘露抱隱皆有住作李沙在岳陽嘗贈
其詩曰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過文學新釘

張生一首詩自餘吟着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賴其詩以摽榜者多矣

張祜詩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賞之作詩云可憐故國三千里唯有歌詞滿六宮故鄭谷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音唯有杜紫微諸賢品題如是祜之詩名安得不重乎其後有解道澄江靜如練世間唯有謝元暉解道江南斷腸句世間唯有賀方回等語皆祖其意也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爲之游談延譽遂至聲問四馳也終

人不見江上數峯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張祜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衛森畫戟宴罷凝清香韋應物以是得名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李益以是得名鳥宿池中木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得名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華裾織翠青如葱入門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甚多豈皆如此句哉古人所謂嘗鼎一臠可以盡知其味恐未必然爾杜

子美云爲人性僻躭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是
凡子美胷中流出者無非驚人之語矣讀其集者
當知此言不妄矣非前數公之可比倫也
劉貢父錫嘉話載楊祭酒贈項斯詩曰處處見詩詩捻
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劉處相逢
說項斯斯集中絶妙佳句如晚春花云疎與香風
會細將泉影移別張籍云子城西並宅御水北同
渠拙悪有餘宜祭酒公謂標格勝於詩也祭酒乃
敬之也其贈斯詩鄙俗如此與斯亦奚遠哉
趙嘏長安秋望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
倚樓當時人誦詠之以爲佳作遂有趙倚樓之目
又有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
潮未落蒹葭霜在鴈初飛亦不減倚樓之句至於
献李僕射詩云斬鯨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
流則謬矣
或云韋應物乃韋后之族憑恃恩私作里中横故韋
集載逢楊開府詩云以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
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兒武皇升仙去把筆學題詩
兩府始收迹南宮謬見推夫武皇平内亂殺韋后
不應后之族敢於武皇之時豪横若此正恐非后

族爾李肇國史補言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
焚香掃地而坐與楊開府詩所述不同豈非武皇
仙去之後折節悔過之時耶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
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經臺雪花數千點
片片吹落香風香
韋應物奉謝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罷清夜道相存
東坡次王鞏韻云郡能發詩酒亦未妨禪寂子由
春盡詩云楞嚴十卷幾回讀法酒三升是客同道
貴冲寂寞王歡暢二者恐不能相兼也白樂天延
樂命醮之時不忘於佛事達者至今譏之
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為言謝惠連
云四節競闌候六龍引頹機沈約云馳蓋轉祖龍
回星引奔月陸機云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既虛流
嶽盈逝者若斯安得停司空圖云女媧只解補青
天不解煎膠黏日月孟郊云生隨昏曉中皆被日
月驅皆佳語也至盧仝歎昨日詩則曰上帝飯匕
主何物日車刼匕西向沒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
不得皆白骨則又以不得行道為歎非正欲行樂
而已也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
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閑見而哀
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
七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已在於弃子
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已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
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
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
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上思禮李光弼之
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光
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

舊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温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
原趙李牧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
困於讒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爾
韓退之詩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明燈夜觀綦
月暗秋城柝言樂而不及苦陸士衡從軍行云朝
食不免冒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奈何
言苦而不及樂至於王仲宣作從軍詩則曰從軍
有苦樂但聞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思謂
從曹操也其詩有昔人從公旦一徂輙三齡今我
神武師暫往必速平似非擬人必於其倫之義蓋

仲宣時為操軍謀祭酒則亦無所不至矣

考杜兩詩云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而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而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句似之殆是同一機軸也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可見其素簍後有詩云賓秩已覺厚私儲常恐多是古人恐富不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

按郊為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翁尉郊往来其間曹務都廢至無追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則安得有私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辱且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竽之樂也

韻語陽秋卷第四

晉語陽秋卷第五

冊陽　葛立方　常之

永和中王羲之修禊事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攷也今觀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嶷之肅之徽之徐豐之袁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元之蘊之渙之郗曇華茂度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華平亘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瑰卞迪卓旋羊模孔

熾劉客虞谷勞夷后綿華著謝藤王倪呂系呂本
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謝安五言詩
曰萬殊混一象安復麗彭殤而義之序乃以一死
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安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
而或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義之之詩爾
其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闊無涯觀
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
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嘗
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
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言人之辭寡以其

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詩
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
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泓西園曲水聲水邊
終日會冠纓幾多許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
蓋謂獻之等發也
正觀中尚藥求杜若敕下度支省郎判造坊州貢之
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讀謝朓詩悞郎
官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予觀屈平
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謝朓詩乃用九歌語晉書
天文志卽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依烏郎府是也

曹官徒知謝朓詩而不知有九歌徒知郎官上應
列宿而不知非二十八宿也

劉禹錫嘉話錄云作詩押韻須要有出處近欲押一
餳字六經中無此字唯周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
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
官酒重於餳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洛陽伽藍記
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
壞當時謂之鶴觴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
渠傾白墮石林避暑錄云若以白墮為酒則醋浸
曹公沸湯右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康亦作酒人而選詩遂以為
酒用東坡豈祖是耶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為謝安携妓
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
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唐裴晃與口
渭等鑑湖聯句有興裏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
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
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
東山東坡有游餘杭東西嚴詩註云即謝安東山
所謂獨携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

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絶云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攜謝妓長嘯絶人群欲報山東客開關掃白雲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山陳軒乃録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所擬耶南史載宋劉勔經始鍾嶺以為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感

無聞之歎峴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詠多矣

吳興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興峴山去城三里有李適之淫尊在焉東坡守吳興日嘗登此山有語云若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尺浮青冥我邪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悠悠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必德自銘東陽峴為去東陽縣亦三里舊名三丘山宋商仲文素有時望自謂必登台輔忽除東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悵然流涕郡人愛之如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山二峯相峙有東峴西峴唐寶曆中縣令於興宗結

亭其下名曰涵碧劉禹錫有詩云新廉潭洞疑仙府還駕丹青到雍州即其所也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絶其一云少年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鄉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默寧四年疏預政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諸儒傳記之學為文者惟務訓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詞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令士廢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芸叟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蟲魚晚歲彫蟲耻壯夫自是諸生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李杜皆投筆地下楊亦引車唯有少陵頑鈍叟靜中吟嘯白髭鬚蓋芸叟自謂也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唐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翺行

狀謂為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正元十九年關中旱饑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宮市之疏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以謂京師旱民饑詔蠲租半有司征求反急愈與同列上疏言狀為幸臣所譖幸臣者李實也予考退之自達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愈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又云今年以來不

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姦宿贓銷縮摧沮亹亹百餘言皆叙其歌業之意其後實出為華州又有書云愈於久故游從之中蒙恩奬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既為實所譖不應此書拳拳如是及觀江陵塗中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覺讎又出陽別實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譏謗前年出官日此禍最無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伍文未拔崖州懺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

開又有求正行以快伾文之貶其末云郎官清要
為世稱荒郡僻野嗟可矜其書日見非妄徵嗟爾
既往宜為懲則知陽山之貶伾文之力而劉柳下
石為多非為李實所譖也
長慶四年退之為吏部侍郎處於靜安里第奇翱行
狀載屬纊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曉年止四十二其
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
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翱祭文曰人心樂
生皆惡其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
於中張籍祭詩亦曰公有曠遠識生死為一晝當
臨終辰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裯蓋
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故於生死之際
超然如此宣室志載威粹骨葬國世與韓氏為侂
神人以帝命召公計事愈曰臣願從大王討之未
幾而愈卒公神道墓志行狀俱不載而止見於小
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
所為乎李肇國史補謂愈登華山絕頂慶不可返
至於發狂慟哭今觀易簀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不
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

所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觀香
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
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
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
歲在福建有蘇暐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
時闕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胤定策
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與令狐渙同為中書
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
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
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
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
有蘇暐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於傳
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
以為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爾筆談云偓又
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所謂舊詩
之闕忘者乎
石林詩話載元豐間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罪之時
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
知且云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知地
下之蟄龍非不臣何得章子厚從而解之遂薄甚

罪而王定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黃州時上欲復用
王禹玉以歲寒惟有蟄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
解遂釋予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某所
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子由
極口見戒反復甚苦某強狠自不以為然又云異
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
相哀者唯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
救卹之真與世俗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救解
之力為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曆中蔡君謨
為福建漕更製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州之
製密雲龍以獻其品高於小團而其製益精矣曾
文昭所謂莆陽學士蓬萊僊製成月團飛上天又
云密雲新樣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是也唐陸
羽茶經於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
貢特盛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間修貢則兩守相會
山椒有境會亭基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
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是已然又云開
緘究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則團茶已見於
此當時李郢茶山貢焙歌八蒸之護之杳勝梅研

膏架勤聲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噉春山
摧觀研膏之句則知嘗為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
陽羨不復研膏秪謂之草茶而已
張籍嘗勸韓愈排釋老不若著書而愈以謂化當世
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懼吾力未至至之未能也
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外集有愈答侯生問論語
書云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
合之愈既死籍祭詩有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
則知愈晚年嘗注論語未訖而絕筆小說載愈子
昶為集賢校理有金根之撫則未必能卒父業所

望者籍湜輩爾籍祭詩曰為文光見草又云公比
欲為書遺約有修章愈將死亦喻湜曰死能令我
躬所以不磨滅者惟子是屬則所望於二公至矣
惜乎此書不全也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
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
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
胷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媚媚之態而
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
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手不知妄謂學徐

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僊三閣極其華麗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各居其一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淫極矣隋克臺城後主與張孔坐視無計遂俱入井所謂烟脂井是也楊脩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惶益見多情處同穴耳心赴井中李白亦云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今烟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痕若烟脂相傳云後主與張孔

淚痕所染石欄上刻後主事跡八分書乃大曆中張著文又有篆書戒哉戒哉數字其它題刻甚多往往漫滅不可攷寺即景陽宮故地也以井在焉好事者往來不絕寺僧頗厭苦之張芸叟嘗有詩戲僧云不及馬嵬襪猶能致萬金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愧於心及觀自歎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戊申誡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

而金章不應用赤紱人皆以為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為三品之服緋為四品之服淺緋為五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為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矣劉長卿有袁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勳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

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市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韋左丞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衝三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若書鈔日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鶴路隨水到龍門舊法陳

希烈韋見素為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藻鑑之世者矣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為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待衡留藻鑑聽覆上星辰側甫之文為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世人論淵明自來初以後來稱年號抵稱甲子與思悅所論不同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

充章章者知夷齊其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絶景窮居正風變俗爰感儒夫其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刻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老人時為正夫由是觀之則淵明變身蓬巷并以恥事二姓而然耶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其以謂失本惠而傷吾仁固也或又咎帝短喪為海內發孝子觀遺詔率皆言為已損制未常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進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云漢制自文帝遺詔國家遵以為常則咎不在文帝矣而王荆公詩云輕刑死人喪喪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哉哉不能謀輕刑死人喪喪短生者偷則以誣文帝也

荆死人喪則固然矣短喪

顏語陽秋卷第五

韻語陽秋卷第六　丹陽葛立方　著之

老杜卒於大曆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於先天元年觀其獻大禮賦表云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以此推之天寶十載始及四十則是獻大禮賦當在天寶九載也本傳以謂天寶十三載因獻三賦帝奇之待制集賢院誤矣其後又進西嶽賦序云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按史開元十三年乙丑封泰山至天寶十三載始及三十年則是進西嶽賦在天寶十三載也老杜有贈獻納使田舍

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篇末句云楊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

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予考史記不載黃金臺之名止云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亦不著黃金之名上谷郡圖經乃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因以為名皇甫松有登黃金臺詩云燕相謀茲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其跡無心可得而考也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為魏將食子徇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麑故魯直懷荆公詩有毀羹不如放麑樂羊終媿巴西陳無已啓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疑於食子是也然屬麑於秦西巴孟孫也非中山相也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悞作孟孫用無已亦遂襲之魯直以西巴為巴西

亦誤矣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姬如陳嬀楚芈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出詩所謂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梁王僧孺為姬人悲詩所謂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江揔為姬人悲服藥詩所謂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忿僊童一丸藥是也

聖相上字姬名書妬州縣之縣者官架也若州縣之縣則別無他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獻終襲吉郎官廣宴堂設象筵庭宿金縣沈約侍宴詩曰回鑾獻爵擬金委奠肆士辨儀胥人掌縣二人押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耶沈佺期哭蘇眉州詩云家憂方休耔皇慈更徹縣則當作平聲押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九二十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并九辨大招而為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作非屈原也今楚詞之目雖以是篇併注屈宋然九辨之序

止稱屈原弟子宋玉所作大招雖疑原文而或者謂景差作若以宋玉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魂亦當在屈原所著之數當為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逸之言何所據耶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璡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昏何耶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是筆悞爾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謂榮觀聳麟族賦筆助荷囊之類承襲而用者非一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芰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杳曰着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橐囊也蓋人徒見南史有着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未知晉書荷紫之義也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

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
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
翼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
孫訓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昧俗大率追
儉之意而為之後官亦至侍中
史載宋之問冊祖雍並賜死於桂州之間得詔震汗
不引決祖雍請於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決使
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
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咸異域則之問
赴貶時未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
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
豈史之誤歟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曲
眉不想西家樣餘蹙還二子清太平寰宇記載西
施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
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坡代人
留別詩乃云絳蠟燒殘玉筯飛離歌唱徹萬行啼
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似與寰宇記
所言不同豈為韻所牽耶

杜子美栢中允除官制詩舊注以為栢耆又以為正
節按杜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
甚栢氏功彌存三止錦江流獨清玉壘昏當是有
功於蜀者方是時段子璋反於上元徐知道反於
寶應而正節為邛州刺史數有功則是正節無疑
矣杜集又有栢學士茅屋栢大兄弟山居詩議者
皆以謂正節之居然詩中殊不及功名之事但皆
稱其為學讀書爾茅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
今開萬卷餘山居云山居精與籍文雜涉風騷疑
是邛州立功之前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例又以愈薦為國子博士東坡
所謂汗流湜籍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者而籍
作愈祭詩乃云公文為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
學者或號為韓張何耶
張籍送區弘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為
陽山爾區來趨齊韓官遷法曹子隨至荆門韓入
為博士崎嶇從羈輪觀其游從之久疑得於韓者
深也然考其文章議論之際乃不得預籍湜之列
何耶韓集有送區弘南歸詩云我遷於南日周圍
來見者衆莫依稀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彝訓或

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斤引纏微雖有不逮驅騑騑觀此數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受道之質蓋有所未至也其後又勉之以行行正直勿脂韋業成志立來頎頎其誨之者至矣集中又有送區冊序韓文辨證云冊即弘也未知孰據爾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決失九疇周公不為公孔子不為丘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棄岩幽後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因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僊莊謫乃其游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為一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縻之不得矧肯求則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爾所謂不停兩鳥鳴等語乃審公皆天公之言甚其辭以讚二鳥爾落城市退之自謂落岩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因非因禁之因止言韓孟各居天下方爾未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賢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朱伴九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相

如盖自謂也觀此則白不可謂無心於仕進者然當時慢悔力士略不為身謀旋致貶逐而曾不悔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蘇廷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白是子大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故白詩中每以相如自比贈從弟之遥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自漢陽病酒歸曰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欲論文章贈張鎬曰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白自比為相如非止一詩也

杜子美褒稱元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章對秋水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浮朴億大庭又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為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盖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為祖以元氣為根無乃過乎秦少游漫郎詩云字偕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盖用子美義山語也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者疾人以新間舊不能至白首故以為名余觀張籍白頭吟云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

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
云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
憐影其語感人深矣至劉希夷作白頭吟乃云寄
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
憐伊惜紅顏美女年則是言男為女所棄而作與
文君白頭吟之本意異矣

老杜當于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負薪採稆餔糒不
給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
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攷也其曰萬里橋
西宅百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

寶應年者言其時也雲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
魚依密藻宿鷺起園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
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色楷本於何少
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与黃梅則
乞果栽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携酒草堂則喜
而為詩曰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王録事許草
堂賞不到則戲而為詩曰為與王録事不寄草堂
賞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
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
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掇校

草堂則曰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遥韋郎歸成都則曰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端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為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雜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疎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者終始秪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者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宋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韓退之作李干墓志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為而退之乃躬自蹈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已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如下潦上乾如渴烏韓子作志還自屠自笑未竟

人復吁蓋為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身試藥以自斃乎則自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爾山谷在貶所曾公袞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云公袞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亦當屏去粉白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

韻語陽秋卷第六

韻語陽秋卷第七　丹陽葛立方　常之

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絶句杜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揔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謫客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太相犯嗚呼朱英之言盡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衆矣而無一人為春申殺李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亦嘗有二絶云朱英在強黄歇黄歇如何弱李園一旦

棘門奇禍作自貽伊戚向誰論又先秦豈謂羸為
呂東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
妻邪謀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
甯武之愚而後人不可繼爾居亂世而愚則天下
塗炭將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
卒從彭咸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極世之意不得伸
而至於是乎賈生謫長沙傅渡湘水為賦以弔之
所遭之時雖與屈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詠
史詩乃謂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沉時真可哂
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水未抵長深信如樂天
言則是以亂世為不足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誼所
欲為文帝不能用者以絳灌東陽之屬譖之爾故
誼之賦有不鏌鋣為鈍鉛刀為銛斡棄周鼎寶康
瓠兮觀此是有憾於絳灌東陽者雖然勃也嬰也
敬也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害賢而利己楚漢
春秋別有絳灌豈其是耶

李太白至邯鄲登城樓詩云提携袴中兒杵臼及程
嬰空孤獻白刃必死耀丹誠是有取於貳子甚重

袴中兒謂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二世家自初
示楯左氏所書又復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後世耶
晉世家之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子
武為後趙世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殺趙
朔趙括等朔之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
年景公有疾立趙武左氏之說曰魯成公八年六
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
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
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其田按成公八年即晉
景公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山中或云畜武於宮
中或云十五年而後立武或云未踰月而立武皆
未知所據也

陽城德行道義為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銀印赤綬
起於隱所驟拜諫官可謂賢且遇矣故學生聞道
州之貶授業而叫閽賢士愴驛名之同擲辭而頌
德可以知其賢不誣也然韓退之諫臣論乃極口
貶之何哉其言曰今陽子實一匹夫在諫位不為
不久而未嘗一言及於政祝政之得失若越人之
視秦人之肥瘠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
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考之本傳以謂他

諫官論事苛細帝厭苦城浸聞得失且熟猶未肯
言客屢諫之第醉以酒而不荅蓋其意有所待也
至德宗逐陸贄欲相裴延齡而城仗蒲之疏始上
廷爭懇至累日不解故元微之詩云正元歲云暮
朝有曲如鈎飛章八九上皆若珠暗投且曰事不
止臣諫誓不休而白樂天亦云陽城為諫議以正
事其君其手如蛋鞅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
得秉國鈞柳子厚亦云抗志厲義直道是陳蓋退
之諫論乃在止裴延齡為相之前而三子頌美之
言乃在陽城極諫之後爾

唐明皇以英銳身致極治以荒淫身致極亂自古人
君成敗之速未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云四海不
搖草九重藏既根十年傲堯舜一笑破乾坤蓋是
意也開元之盛能致兵寢刑措之治者實姚宋輔
政之功明皇可以無疑矣不三四年遽使去位及
李林甫用事則盤旋糾固至十八九年敗國蠹賢
無所不至猶以為未足也晚年顧力士曰海內無
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天下安得而
不亂乎

宋之問方其諂事太平公主也則為賦以美之曰孕

靈娥之彩輝婺女之淳精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
諧結至宴飲其園亭為詩以美之曰賓至星槎落
僊來月宇空玳梁飜賀燕金埒倚晴空姦傾既露
甚間遂生而太平不樂矣匿張仲之之家而告其
私規以贖罪之問亦令齒戴髮者所為何至如是
乎

張均張垍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自負文材覬
覦端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垍而奪
於楊國忠自此各懷觖望安祿山盜國垍相祿山
而均亦受偽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
救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過籍踰青瑣身衝照
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為中書舍人
刑部尚書時也贈垍詩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
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言垍尚寧親公主禁
中置宅時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是則報國當如何
而乃戮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
哉

晉盧諶先為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
為別駕故琨荅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
春林摧此秋棘言諶奔已而就匹磾也厥後琨命

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
衆赴匹磾繼為匹磾所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於
諶哉觀再贈諶云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
百鍊剛化為繞指柔其詩託意欲以激諶而救其
急而諶殊不領也琨既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寃
終亦何所補耶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啓其謀亘彥範任其事敬
暉崔元暐袁恕己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中宗
即所謂取田虞淵洗光咸池蓋授五龍攻之以
飛者誠為社稷之奇勳然尚有可恨者焉薛季昶

勸除武三思而彥範乃謂如机上肉留為天子鉗
子彥範輩豈不知中宗非剛斷之主乎彼之意以
謂三思方烝亂韋氏而中宗孱懦一聽其所為苟
謀三思必不利於己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罹
殺身之既實自取之也張文潛云繫狗不繫首反
箠理必然智勇忽迷方脫匣授龍泉區區薛季昶
先事僅能言留禍啓臨淄敗謀豈非天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
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
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

雲攀殿檻折曰臣願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為韻語以聲其美蕭宗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武后時傳游藝用事故盧照隣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劒先斷佞臣頭言當時立朝之士不能雲以二人之惡而告於上也若二人者姦諛百倍張禹矣腥臊之血豈足以汚尚方之劒乎宋景文云未游英氣凜生風濱死忠言悟帝聰殿檻不脩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信乎去佞如拔山也

漢史載韓信教陳豨反有挈手步廣之議且曰吾為汝從中起漢十年豨東反高祖自將兵出張文潛曰方是時蕭相國居中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從中起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知無成信豈肯出此哉故其詩曰何待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又一詩云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為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呂后與蕭相國謀許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則斬信者相國計也縱使其枉相國其肯為

辨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悞社稷大計乎文潛後有一絕云登壇一日冠群雄鍾室倉皇念蒯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日媿蕭公

韻語陽秋卷第七

新刊韻語陽秋卷第八　丹楊　葛　立方　常之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為侍中金蘭之義素篤武拘於匈奴明年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惟之情異然朋友之誼此心常炯炯也觀陵海上勸武使降之言非不切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不過明吾忠義之心而已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者則不然盡辞詬詈歸之於不忠不臣之科而此以節義臨之幾使惡死此亦可以見於陵辱也後武得歸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

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
卿故李太白蘇武詩云渴飲丹窟冰飢飡天上雪
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
血蓋亦是意爾　余
張祜觀狄梁公傳詩云失運廬陵厄乘時武后尊五
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破橫流砥柱
虎口舌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
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戮強犯逆鱗敢以廬
陵王為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
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事大

禮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色言感二
嬖陳易吉為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
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遣徐彥伯迎廬陵
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援呂溫之言稱
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鳴
呼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
而昭李德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
皇太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為皇太子
之說而承嗣傳云洛州人請立承嗣為皇太子岑
長倩格輔元皆事不從而不及昭得豈有抵牾耶

漢元帝時洪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
書力詆蓋薰猶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
房欲莊陽王為已助代王作求朝奏章向令外戚
上疏謂小人在朝以致地動雖嫉惡之心切然
中實亦少貶矣使二子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言
論至再三可也何暇以身謀而假之於他人
荆公詩云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年迹自穿平
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迹國略相同後之論人勿者
儻取其心而略其迹則善矣
東漢李固忠直雖亮志在討國不為身謀爭立清河
遂忤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鉄上章乞收
固尸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
留收葬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黨
錮傳撫卷而悲之且作詩曰古墳褒城野斜徑横
秋陂況不禁樵采荒蕪無孑遺嗚呼生不保能其
身死又不能保其藏骨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
是耶梅聖俞詩云後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者
有范滂其母為之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
史臣以胡廣趙戒為糞土而馬融真犬豕哉
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納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

記上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孤技初遭李陵之
祸不肯引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
之書以攄憤悱故荊公詩云嗟予刀鋸間悠然立
而食成書與後世憤悱耶自釋觀史記評賛於范
睢蔡澤則曰二子不相克為能激乎於季布則曰
彼自負才故受辱而不羞於虞卿則曰虞卿非窮
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
名至於作貨殖游俠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
右親戚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則荊公釋憤悱之言
非虛發也

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
沈鬱頓挫揚雄校輩可企及也壯遊詩則自比於
崔魏班楊又云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嗇贈華左
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於世
自比諸人誠未為過至切比稷與契則過矣史稱
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
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學
守御床其忠藎亦可嘉矣
文選載王粲公讌詩注云此侍曹操宴也操未為天
子故云公讌耳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

之命公知衆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稱尊而槩詩已有顧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之語則槩豈復有心於漢耶槩常說劉表之子琮曰曹公人傑也將軍卷甲倒戈以歸曹公長享福祚萬全之策也厥後操以槩為軍謀祭酒則以腹心委之矣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自著君陽山記叙其景物亭館如輞川尚可得其髣髴初僧誓光從希聲授筆法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希聲祈使授已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洴澼人遂得召隱操蓋不足觀也嘗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蘆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卧東首上伏犧中文王下孔子下以易道界予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象數有符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贊之徒復自為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怪誕如此其人亦可知後避難死於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切疑焉孔子論為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

而喪邦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無違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為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羣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阼靈運已有搖異同非毀執政矣文帝召為祕書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王華等名位踰之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前無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無度為有司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房秦帝魯連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何也武帝文帝兩朝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為不逢矣豈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不至黃散而偏躁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榦自翫三春蕤居常以待終處

順故安胖不知桃墟之洩能處順乎五羊之既能
待終耶亦可謂心語相違矣
楊雄之迹曲謟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雄之
心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指也王
荆公乃深許之柯耶詩云寥上鄭魯後於此獨先
覺又云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又云
道真沉溺九流渾獨沂顏波討得源又云子雲平
生人莫知上者稱其辭今尋子雲者皆是得
子雲心亦與幾是以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
深之辭文淺易之說與公矛盾矣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
送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怜白浮鳩枉殺檀江
州當時人痛之蓋如此柰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
洎魏軍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
夢得嘗過其墓而悲之曰方里長城壞荒雲野草
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浮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
百年而猶不泯也
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藏
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
羸餘但自苦爾故援在浪泊西里當下潦上霧毒

氣薰蒸仰視飛鳶跕ヒ在水中之時輒思其言以
謂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洎武陵五溪蠻作亂劉尚
軍沒而援貪進不止方且擾鞍矍鑠被甲請行遂
底壺頭之困劉夢得經伏波神祠詩有一以功名
累翻思馬少游之句可謂名言矣壺頭在武陵當
是夢得為司馬時經歷故篇首言蒙ヒ篁竹下有
路上壺頭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
霸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与俱歸此
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溪見呂尚釣ヒ得玉璜
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此尚書大
傳之說也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
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初下得鮒次得鯉
剖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
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由
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則見而知
之此孟子之說也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輔以興
周蓋非祿ヽ佐命者之可擬也而司馬遷乃撫或
者之論謂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尚求美
女奇物獻於紂而贖西伯西伯既脫三人有陰謀

修德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哉歐陽詹云論
兵去商虐講德興周道箸沽未遇時何異斯州老
余比赴官宜春於壽昌道中見壁間題一詩云漁
翁何事亦從戎变化神奇抵掌中莫道直鈎無所
取渭川一鈎得三公一以為傾商政一以為鈎三
公皆非知聖賢者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為重稱兵不軌洎蔡平師道乃
始震悸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
之兵畏矣故劉夢得嘗為天齊行二篇以快李師
道之死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怒神怒豈
能君覆載之中乎故夢得云牙門大將有劉生夜
半射落搶星又云泰山沉冦六十年旅祭不饗
生愁烟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
悟本軍之將也方為師道也陽穀以當魏博乃倒
戈以攻其主泰山本土之神也宜神其地而乃以
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
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速矣

唐明皇時陳希烈為左相李林甫為右相高適各有
詩上之以陳為吉甫子旁以李為傳說蕭何其比
擬不倫如是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遺

選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則無意於依陳上李相詩云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為門下客徒謝少微星則有意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顓朝以希烈柔易乃薦之其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不依陳而干李也

余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又云衆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釃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實得喪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往不得志猶急褊躁甘葬江魚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謂露才揚己忿懟沉江劉勰謂依彭咸之遺則者猶狹之志也揚雄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慍色即非賢哉奚孫卻云道廢固命也何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張文潛獨以謂楚國莊子盡醉人獨醒唯有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

新刊韻語陽秋卷第八終

韻語陽秋卷第九

丹陽葛立方常之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辨士憂東歸那復割鴻溝鄭君立義不名藉項伯胡顏肯姓劉謂項伯藉之近族乃附劉而背項鄭君已為漢臣乃違漢而思楚也余嘗論之曰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間豈無容容狡詐之士首鼠兩端以觀成敗而為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謂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畫策定計豈吾廢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劒以蔽沛公矣廣武之會吾嘗勸

勿烹太公矣劉氏豈吾廢哉高祖之封項伯殆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籍ヒ死屬漢高祖令諸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乃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伯賢佞可見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為也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於一時今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陔下隕挽滄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飜飛指帝鄉則子房輔漢之策盡於此數語矣王荆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黄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耶出口揃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業商山芝亦用此數事而論議格調出贍數等東坡論子房袖椎之事以謂良不為伊吕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余觀之此良少年之銳氣未足以咎良也圯上授書之後所見豈前此哉

左太冲陶淵明皆有荆軻之詠太冲則曰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

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它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槩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楊子云荊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為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盜以必得為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遂之九江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於淚濕青衫之上何憊如此哉

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号安恬退亦怡然進不貪何事潯陽恨濕遷謫輕將清淚溫青衫又云及泉曾改莊公誓勝晉侯終回曾子辜素綆銀床堪淚墮更能賦詠獨何如李義山詩云本為晉侯慕亦松漢廷方識紫芝翁無聞何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孤壘想英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紀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為宗臣高祖設指蹤之喻盡之矣它人豈容議耶

韋蘇州睢陽感懷有詩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我
宿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為巡
死而遠就虜疑遠畏死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
韓愈嘗有言曰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
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
賊將生致遠於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
死賊也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
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
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
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
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
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
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衆
駡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唯郴子厚云
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
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
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洽亂臣子得從
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郴子之論合而
過秦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

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唐大和末閹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為恥而元和逆黨未討帝欲夷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祿祿獨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己而殺陳宏志於青泥驛相繼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斷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黨幾盡亦可謂壯矣意欲誅宦尹乃復河湟歸河朔諸鎮天子向之鄭注雖招權納賄然出節度隴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辟宮臨送以鎮兵悉誅之謀亦

未必不善會事訓先五日舉事遂成其露之既世以成敗論人勿故訓注不得為忠至李德裕謂不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甘有封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大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不省覺二宄日威武喧ヒ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顧子云我死有處所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有贈中敏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大臺宮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蓋

當是時侂士良竊國柄勢焰熏灼士大夫於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為是以賈殺身之既故牧之之詩如此嗚呼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勇之資謀殪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而訓注以當時士夫畏攝士良輩遂加以姦宄之目而史亦以為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舊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時相矛楯甘露野史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為所擒而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於朝廷公論而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實跋尾數百言以乙卯所記為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晝驚千古鉄鎖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侂士良人遂以為給事者李石也余嘗攷之李石雖嘗為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雖載語言悞侂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為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

申客申錫之寃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今牧之詩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真後仇士良以開府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鵰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為相旋致貶責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憲宗未嘗謫李訓李仕文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豈之誤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實次子辛卯也鵰集於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詠借是事以明李訓之寃爾

唐穆宗時令狐楚為相為景陵使以備錢獻羨餘怨聲徐路致有衡州之貶觀發潭州寄李宰常侍詩云君今待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荅賞筆中丞詩末句云何年相贈荅却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為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楚之謂乎觀其露之中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

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時以舊相在闕下文宗召
楚至帝對楚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
然涯誠有謀罪應死嗚呼觀望腐夫闒人而誣寘
人於死地楚忍為是乎甘露野史乃言尚賴舊相
令狐楚獨為辨明若以史為證則野史之言未必
公也

安祿山反求王鄴有親江左之意子偁勸其取金陵
史稱薛繆李臺卿等為鄴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
止言永王隣辟為府僚鄴楚兵衆逃還彭澤翁衛
則白非深於隣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

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印史取金陵作小山又云
我王樓艦輕秦漢却似天星欲度遼若非贊其逆
謀則必無是語矣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
水軍來尋陽滿煙旌旆空名遲自慢迫脅上樓船從
則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謫褒郎天
宋中丞薦白啓云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乃用白
述懷意以收伏其過爾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辭巢
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
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杜送巢父歸江東云
巢父掉頭不肯位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存亡兼星

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韻語陽秋卷第九

韻語陽秋卷第十　　陽　葛　立方　常之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蹇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風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立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頓西

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之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躅慮夫婦之情不篤也有雙鸞離之篇所謂雙鸞復雙鸞雙鸞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樓金鑣繡戶長相見徐究白之行事亦豈純於行義者哉求主之叛白不能潔身而去於君臣之義為如何既合于劉又合於魯又娶於宋又娶昭陽金陵之妓於夫婦之義為如何至於友人路亡白為權變及其禦瀆又收其骨則朋友之義庶幾矣送蕭三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有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趍處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如弟凝錞濟況綰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兄弟之義庶幾矣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為醇儒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為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東哲作補亡詩於南陔白華二篇每以為言南陔曰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白華曰竭誠盡敬亶亶忘劬可謂得孔子之旨矣

今之人恃親之愛已而忘其所有多故表而出之以為事親之戒

王維川調宮京師母老留別又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瑟繁雲響不及桃源欵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試衣屢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谷至孝奉母安康若至為親滌厠牏浣中毋忍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泊既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賜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韻上食送有感則曰遺實大如指公廿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戒人則其告維川之語未為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因有望歛袵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非譏其無方之遊耶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谷少陵之詩皆有孔子之意也

王勃嘗言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故示耿弟詩云自余反初服無情想高蓋報國情豈忘從親心所大則勃於親亦可謂厚矣然

不能立身持己私匿官奴而殺之次致其父從坐
遠適交阯豈得為孝乎孟子曰縱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僇勃其近之矣
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介甫贈之詩
云種竹堂疑出冬筍暗用孟宗事涌寒泉暗用姜
詩事
張劒州以太夫人喪劒州歸荆公予之詩并示女弟
云烏辭反哺顛毛黑烏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劒
州至劒一日次親憂罷詩云白頭反哺秦烏側流
血思歸蜀鳥前所賦皆一時之事而語意重複如
此何耶
荆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百霑襟一望親闈更
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
時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志也人士一官所驅乃爾為志亦
則自傷不能養口體不如曾參
豈得已哉後又有詩云古人一日養不次三公換
正為此爾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
慶畢顧與親恩邇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着
老萊衣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衆所喜生女衆所醜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鷄狗又云何時其氏郎堂上拜姑叟蓋戲師厚也陳琳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異焉琳痛長城之役則曰生男戒勿舉生女哺用脯杜甫傷關西之戍則曰生女猶是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楊妃專寵帝室金印纍纍遍於銛劍象服魚軒榮均於秦虢當時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之誌而樂天長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今

師厚之女毓質儒門不過求賢士以為之配爾縱不至負薪如翟婦餉舂如孟光亦豈能預知其必大富貴光宗榮族如蒲津之婦人乎宜其聖俞以為戲也

老杜此征詩云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襪方是時杜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泊至秦中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悰已非此征時比也又

觀進艇詩則曰畫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為碁句稚子敲針作釣鈎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在秦益時矣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於詩章樂天五十八歲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與酬唱喜甚樂天詩云膩剃新胎髮香綳小繡襦玉牙開手爪蘇顆點肌膚微之云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攤保道乞姓號崔兒後崔兒三歲而亡白賦詩曰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十三而亡按墓誌有子道讓年三歲而卒以歲月攷之即道保也孟東野遭產三子不數日皆失之韓退之嘗有詩假天命以寬其憂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知割愛為難也若使學道者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闖然入其戶而後喻哉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而況同父之

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子美於諸子亦未為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只賺炙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山谷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人不知便為譏病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衮師方三四歲爾其末乃云兒應勿學聊讀書求甲乙與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兒當速成大探雛入虎窟當為萬戶侯勿守一經衮夫妾連既結生民塗炭以日為歲之時而乃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年後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

元微之誨姪書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來嘗識倡優之家不曾於喧嘩縱觀至陝府詩乃有一生自恣之語至云那知我少年深解酒中事能唱犯聲歌偏精變籌義含詞待殘柏叫噪擲殺盤等

語則誨姪之言殆虛語也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聽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杜悰也史載悰更立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怏怏不平以至於卒審爾則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然宗族貴官河潤者非一枯菀升沉時命存焉何至怏怏如是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軍而張銑謂叔夜贈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攜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恐未必然爾

楊六尚書白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賀兄云覓得黔婁為妹婿可憐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曰蠻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遶身不使黔婁夫婦看誇張富貴向何人皆責望之言也

王福畤之子勔勵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為三株樹其後助劼勸又皆以文顯勃於兄弟之間極友愛自鄉還虢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內花萼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豈兄弟中有不相能者耶及觀誠功勁云欲不可縱爭不可常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

者似非處於禮義之域者常棣廢之詩疑為此二人設也

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三百言無非極其褒讚方謐用事生死榮辱人如反覆手其褒讚亦何足怪然其間亦有寄意譏諭人未能推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謐父韓壽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illegible]帝許之遂以謐為魯公則是賈謐非充子也故譏詩云誕育洪胄纂戎於魯言誕育則以[illegible]非己生也又曰惟漢有木曾不踰境謂[illegible]則化為枳言如螟蛉之化螺蠃無異也夫謐勢焰熏灼如此而機敢為庾詞以狎侮之真文人之習氣哉

晉嵇康贈郭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為郭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兄又贈馮文羆詩云慷慨雖為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為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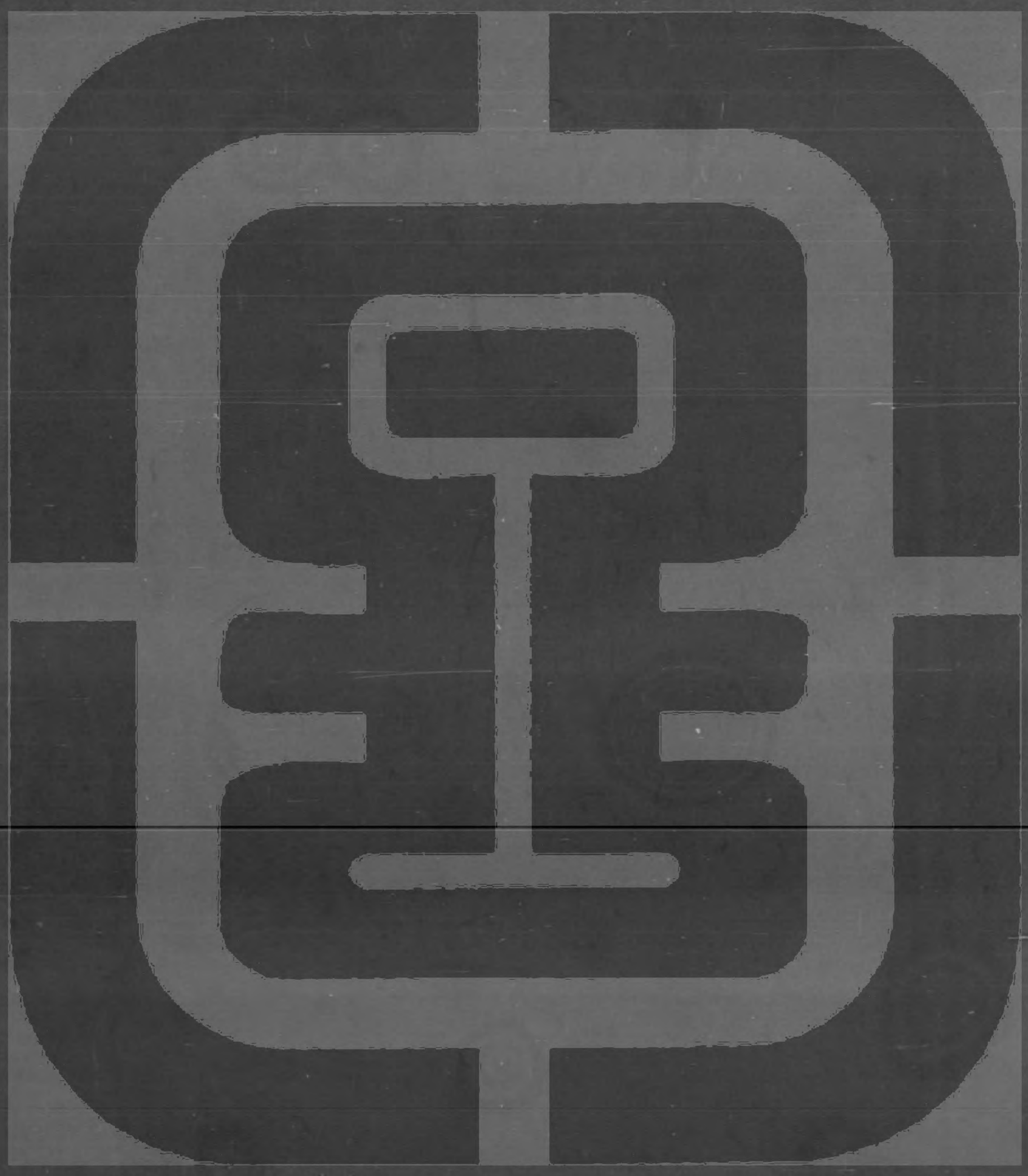
魏武於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廙楊脩之徒為植羽翼幾代太子丕而植狂性不自雕勵又太子御之有術故易宗之計不行蓋非邀丕性也泊文帝即位植屢求試用不報益怏怏帝欲害之卞太后曰

汝已殺任城不得復殺東阿故止從貶爵則植豈
能無怨懟乎嘗觀植所作豫章行云他人雖同盟
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遜千
乘季札慕其賢意謂已素為武帝所愛忌之者衆
故有管蔡流言之說然乃自以季札為比亦誣矣
豈其掠美之言哉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
月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
戈騷屑之際愛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
免閨門之念而他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之夕
則遐想長思憂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
中只獨看繼之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一百
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
徙離放紅蕖想像頻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於水
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秋錦字燭滅翠眉嚬其
數致意於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
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之說是莊才情
到處延之未能曉也

予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義
作四并堂於東園故通議詩云華圃控弦秋習射

寒窻留燭夜秋書良辰美景饒心事歡日相并樂
起予先相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荆同祿之義作
倍荆亭于西園當時篇詠無存者清孝安遇集中
有倍荆亭記其畧云西推輸無亭觀
欲糾合叔季同耳目之適於是基盈天之高宇一
筵之廣列楹爲亭號曰倍荆至先人文廉公罷官
南陽適當兵擾復還復棲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
二老堂於宅南秦望田里諸山皆在目植花竹於
四隅命其日治饌往往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
家總隔水　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領原暮下沙水

暖鴈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蕚斷詩
如許工坐久與閑知竹杖出門人指兩僊翁

韻語陽秋卷第十